

赵本夫



赵本夫选集

第四卷

长篇

刀客和女

作家出版社

赵本夫选集

第四卷

长篇

刀客和女

赵本夫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刀客和女人/赵本夫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 8
(赵本夫选集: 4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960 - 3

I. ①刀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9804 号

刀客和女人

作 者: 赵本夫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封面摄影: 缪 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80 千

印张: 18.25

版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960 - 3

定价: 3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结 尾/1

上 部/9

第一章/11

第二章/22

第三章/33

第四章/48

第五章/63

第六章/75

第七章/84

第八章/95

第九章/105

第十章/118

第十一章/130

第十二章/143

下 部/155

第一章/157

第二章/168

第三章/184

第四章/190

第五章/198

第六章/207

第七章/220

第八章/233

第九章/242

第十章/249

第十一章/260

第十二章/271

开 头/283

结 尾

外乡人到柳镇，沿街走一遭，就会发现一个特点，这里茶馆特别多。大略数一数，约有十四五家。在古黄河两岸的集镇上，茶馆如此密集，还是少见的。

细说起来，又并不奇怪。

柳镇坐落在苏、鲁、豫、皖四省交界地区的一个岔路口上。东西一条街，南北一条街，组成丁字形。这还是历史沿袭下来的格局。丁字街铺一层长条青石，小孩子端个碗在外面吃饭，若不小心把碗掉下地：“咣啷——”摔得很脆，自然，也很碎。青石板由于长年磨损，已经凹凸残缺，车辆碾过，发出“喀噠喀噠”的震响。

丁字街伸出镇外，就是三条官道。往东通向苏北；往北通向鲁西南；往西通向皖北，沿这条路再往西走，越过安徽地面百十里，就到了豫东地区。柳镇南面，紧邻七百里黄河故道。解放前，这里沟壑纵横，黄沙滚滚，无路可走，直到解放后的六十年代末才修通了公路。现在，四省边境地区的十几个县互相来往，柳镇更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。它的繁忙是可想而知了。车马行人，一天到晚络绎不绝。每月三、六、九，又是集日，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拥上来，里外都是人。逢上庙会，那就更热闹了。眼时农民一天天富起来了，可供交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。街里挤不下，许多生意小摊便逶迤向镇子南边排出去，一直快排到古黄河滩头。这里有大片茂密的柳树林，挡风遮阳，林间空地便成了绝好的交易场所。那些大宗买卖，如木杂、家具、条编、骡马等，都安排在这里。镇里镇外，万头攒动，人欢马叫。不要说一般货物的销售了，单是人们对饮食、茶水的需求量也大得惊人，十几家茶馆常有供不应求之感，不得不另外设些临时茶摊。

柳镇的茶水生意越来越兴旺，茶馆主人们为了适应需要，纷纷把过去的小灶改成白铁皮的大茶炉。这样既省事又赚钱，还免去了烟熏火燎之苦。

凡事总有例外。在这十几家茶馆中，只有丁字街口老柳树底下那家小茶馆，固执地保留着旧式的七星灶。炉灶在茶房里沿墙砌成，一条火龙似的，上面开着圆洞，洞口放七只长嘴大铜壶，烧起来“咝咝”有声，开起来沸沸扬扬。添炭有些麻烦，要提起铜壶挨个来，一股股烟火往外扑，加上水雾蒸腾，烧茶人的手脸不大会儿便涂上一层灰。显然，这种茶炉已落后于时代。

这家茶馆的主人是上了岁数的老女人。看得出，她很爱整洁。茶馆门旁一个石墩上，总是放着一个破了边的青铜盆，里面盛半盆清水，浸一条素花印染毛巾。老女人每捣弄一次炭火，便出来掸掸身上的灰尘，拧出湿毛巾擦一把。几次下来，盆里水脏了，再换上清水，仍旧放在老地方。

茶馆前头，有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抱的老柳树，树皮枯皱，疤痕累累，似乎已经老死了。其实不然，往上看，树干苍劲，势若飞腾，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巨大的树帽几乎罩住了整个三岔路口，浓密的枝条遮住日头、天光，树荫下凉气浸骨。风过处，常有一些朽枝残叶掉下来。老女人每隔一会儿，便打扫一遍，茶馆门前始终是干干净净的。客人坐在这里喝茶、乘凉，一边观看街头小景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女主人很周到，却很少言语，从不像一般老妇人那样唠叨，更不为招徕顾客而假作殷勤。她只是默默地做事，添炭、提水、冲茶，显得有条不紊。客人来了，简单地打个招呼：“坐吧。”但又绝不会让人感到一丝冷淡。

这女主人有六十多岁了，身材依旧那样挺拔，面孔仍旧那样白皙。由此可以判断，她年轻时没有出大力干过多少活儿。假如在薄暮或者晨光熹微的时候看她忙碌，你一定会禁不住发出一声赞叹，遥想出她当年的风姿。然而，岁月毕竟是无情的。这女人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眼角、嘴角都布满了放射性的皱纹。细细端详，那完全是一副老人的面孔了。

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儿子、媳妇、孙子、孙女，都有。他们住在镇子东南角一座青砖瓦房的三合院里。家里包种了五亩地，还包管着七亩苹果园，生活很富裕。按说她已有条件享受天伦之乐，什么都不干了。可她不，宁愿一个人住在茶馆里，常年过着孤独的生活。

本来，农村像她这个年龄的妇女，没有几个能安享清福的。但她之所以不愿闲着，还不完全由于那种勤劳的惯性，也不是为子孙积敛财富。不，都不是。她似乎只是在做自己愿意做的事；或者，在做一件前人未竟的事业。这件事和子孙没有任何关系。逢集逢会比较忙时，儿子、媳妇都来帮忙，但也只是帮助冲茶、收碗。捣弄炭火之类脏活，绝不让孩子们沾手。她疼爱他们，疼爱得小心翼翼。仿佛自己吃苦受累是应该的，享福的倒应该是孩子们。

秋冬之季，如果不是集日，一大早镇上的居民提过水后，白天来喝闲茶的人就少了。这时，她便常去黄河滩里打草，扎成一大捆，一个人往家背。草捆太大太沉重了，压得她几乎弯到了地面，脊背和满头白发都被埋住，只露出两截很瘦很细的腿，稍微离得远一点，只能看到一个很大的草团在慢慢蠕动。废黄河滩可以打草的地方，离家最近也有三四里路。她背到家来一路上要歇息十几次，每一次都是张口喘气，汗水把白发湿成一缕缕的。柴草背到家里后，在街上换成硬柴烧茶水。其实，家里并不缺少烧柴，光每年剪掉的果枝就堆得一座座的。可她一定要去黄河滩里打草，隔些日子就要去一趟。好像不仅仅是为了打草，而是去那里寻找什么。那里有她失落的岁月，有她怀念的旧物。每逢她去打草，儿子、媳妇总会有一个人去接她，但从来不劝阻她。他们理解老人的心思。

有时，她还从黄河故道里挖些苦胆草来。这种草秋天开花，金黄色，很小，很美。叶子碧绿碧绿的，形状如残边的宝剑。根叶都是苦的，独有小花散出一点淡淡的幽香。寻常，苦胆草好在水渠崖坎边生长，当地人称为崖渠芝，视为灵芝草一样可爱。把它比作灵芝草是有些过了，但苦胆草确实逗人喜欢。秋天，当万木萧条、野草枯衰的时候，它却团团簇簇、嫩绿嫩绿的，在风霜面前呈现着盎然生机。节气慢慢逼近寒冬，它又索性绽开一朵朵金色的小花，这里那里，点缀于荒野，恣意地显示着生命的力量。

苦胆草还有一项可贵的功用，就是入药。它性凉，能清肝胆之热。人肝火过旺时，中医先生开个方子，里面常有它。茶馆女主人采集苦胆草，并不是为谁治病，而是晒干了存放起来。等春天清明节前后，再采

集一些嫩柳芽，也晒干了，和苦胆草掺在一起泡茶。

这种茶颜色红亮，很浓。上面漂几点泡开的苦胆草花，吹一吹，浮浮荡荡；喝一口，有些苦味。故而柳镇的一般青年人不愿喝它。倒是一些老年人喜欢。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真正的茶客，更爱。在他们看来，那些白铁皮茶炉烧出的开水，不像个样子，放一会儿就成了温吞水。而这里却是七星灶，用的是老铜壶，水滚烫滚烫的，不仅热，且像陈酒一样，别有一股醇味。他们常常端一把紫砂壶，向女主人要一点苦茶叶放在里头，提壶往里一冲，盖上焖一会儿，便有滋有味地喝起来。

老女人自己更是酷爱这种茶，但她大都是在晚上没有茶客的时候，慢慢喝，慢慢品。白天，她照例是很忙碌的。她宁愿忙碌，忙碌能使她忘掉一切。

如果是阴雨天，难得有一阵清静的时候。可对她说来，却是一种折磨。她会久久地坐在茶馆当门，望着丁字街口出神。这种时候，街上是冷清凄凉的，偶有行人走过，也是脚步匆忙。密雨穿透老柳树的枝叶，沙沙地落在青石板上，雨滴摔得粉碎，然后又聚拢来，结成一个又一个小小水汪。水汪一会儿也不平静，不停地跳荡着迎接新的雨滴。这些小雨滴仿佛不论在天上，还是在地下，都是永远不可分离的。

老女人凝神注视着那里，其实她什么也没有看，那目光是凝滞的、深沉的；面色是阴郁的、忧伤的；似乎在沉思，在回忆。这神情会使人想到，她定是一位饱经世事，有过太多精神创伤的老人。

是的，人老了总爱回忆，在回忆中咀嚼人生。

她的茶馆是太陈旧了。陈旧得不合时宜。和柳镇另外十几家茶馆比起来，简直显得有点丑陋。

可是，亲爱的读者，你切莫因此而瞧不起它。你想得到吗？就是这家丑陋的茶馆，却是柳镇街上的第一家茶馆。在柳镇可是具有开创性的地位的。

也许，你更不会想到，三十年前开创这家茶馆的人，竟是一个曾两次走上断头台的大土匪！

现在的女主人，和当年那个土匪是什么关系？夫妻？情人？老实讲，一句话是说不清的。但是，我要提醒你，假如你有机会经过柳镇，

而且是在这家茶馆喝茶，说话时千万小心一点，且莫唐突了。

有一次，一个三十多岁书生模样的人在这里歇脚，看到茶馆如此陈旧，好心地建议说：“老人家，都什么年月了，还用这些破铜壶烧茶？你看人家大茶炉，又干净又赚钱，多好啊！”的确，他不明白，这老太太为什么像保留文物一样，固执地保留着这个旧式茶馆。

不料，这话却无意间把老人推向一个痛苦的深渊。只见她原本平静的脸陡然失色，嘴角痉挛，脚步踉跄着进屋去了。过路的书生正在诧异，坐在旁边的一位老者慢慢把脸向他转去。这老者已是耄耋之年，个头高大，两耳下垂，一直到脖子里，都是浓密的髭须。他面前的茶桌上放了一把断了嘴的紫砂壶。书生来时，就见他坐在这里，大约是个老茶客了。看起来，这茶客并不聋。他愠怒地看着过路的书生，用浑重的声音低声告诫说：“喝完茶，赶快走你的路！——记住：往后再经过这里喝茶，有钱没钱不当紧的，只是要少说废话！懂不？”

过路书生不懂。岂止不懂，完全蒙了。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，惹得女主人如此神经过敏，还被老者教训了一通：少说废话？还有什么——有钱没钱照样儿喝茶？……这话互不搭界呀！书生神情尴尬，如坠五里雾中。可他终究没敢再打听什么，丢下钱，连忙起身走了，带着委屈，带着后悔，也带着一个恼人的谜。

这家旧式茶馆是一个谜，一个迷人的谜，一个惊心动魄的谜。

可它到底还是被揭开了！

揭开谜底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不识趣的过路书生，就是我——本书的作者。

当时，我正沿七百里黄河故道徒步考察，沿途采风猎奇，计划写一部反映故道两岸人民命运变化的小说。那天，风尘仆仆赶到柳镇时，已近黄昏。想不到在老柳树底下歇脚喝茶时，碰上了这桩怪事，哪肯轻易放过！

那天晚上，我并没有离开柳镇，就在丁字街口北边不远的马家客栈住下了。这家客栈兼开饭馆，吃住都方便。我很快就和马老板混熟了。几天以后，又通过马老板认识了赵铁匠、剃头的吴师傅、钉鞋的李老头，还有那位教训了我一通的茶馆老客。这位茶馆老客姓刘，据说是柳

镇的老镇长，也是这部作品里的重要人物之一。

他们知道了我是写书的，都非常激动，特别是老镇长。他拎着一杆二尺长的竹节烟袋，连连说：“这家茶馆有故事，有故事呢！我说，那天呢，不是我……发火。这里头的弯弯曲曲……你不清楚……有故事，有故事呢！”

看来，他还记着上次教训我的事。我笑了。

之后，我在柳镇住了三个月，中间又到县城翻阅了一些档案。当我把一切都搞清了时，我自己的心也激动得发抖了。

这不是什么谜，而是一部悲壮的人生史话！

我惶悚了，深感没有力量驾驭它。

但我终究还是决定要写。

于是，我依据大量的采访笔记，整理了这份原始素材奉献给读者。

那么，故事就从头开始吧——

上 部

第一章

一

入夜，一阵阵寒冷的秋风漫过柳镇，随后像一条冰凉的蛇一样，顺着瓦垅、茅草檐钻进屋子，搅扰着困倦的人们。

丁字街上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正在街头踟蹰。借着浑浊而惨淡的月光，她发现了前面的铁匠炉，于是蹒跚着走过去，用讨饭棍拨弄着炉盘上的灰渣，希望能发现一些余火。然而，她失望了，却又不甘心她伸出手在上面试了试，不仅没感到一丝热气，反顺袖口钻进一股冷风。她悚然打了个寒噤，连忙缩回手，把讨饭棍往腋下一夹，双手深深地拢进袖口，又慢慢向前挨去。

也许，她这一生中希望破灭得太多了，因此对于这点小小的失望也就坦然。她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似乎连她自己都不知道。老乞丐太瘦弱、太疲惫了，落步像灯草一样轻，几乎显不出一点力气和分量。从背后吹来的秋风不时掀动她的破衣片，好像随时都能把她吹倒，使她再也爬不起来。但她仍是那样麻木地不急不忙地走着，没有目的，没有怨恨。假使真的这么忽然倒下去，她甚至不会有一声叹息，也不会惊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。

终于，她渐渐走远了，消失在一个巷口的拐角处。只是间或传来“嗒——”的一声，那是腋下的讨饭棍碰着青石路面时发出的音响。尽管极其微弱，却十分清晰，使人想到，老乞丐还在机械地，一步一步地往前挨着。像游荡的幽灵，飘落的灯草，轻轻地，缓缓地……

半夜以后，萧瑟的秋风完全平息了，只有寒气弥漫着空间。晶莹的霜花在房檐屋顶上积落了薄薄的一层，下弦月照射在上面，闪出粼粼的光点。

柳镇的夜凛冽清冷，到处都是死一样的寂静。

四更时分，北街一个深宅大院里，突然响起一阵新生婴儿急促的啼哭声：“哇！哇！哇……”好响亮，好怕人哟！

不知是因为惧怕秋夜的寒冷，还是惧怕人生之艰险，那新的生命挣扎着，大叫着，仿佛极不情愿地来到了世上。说不定早在冥冥之中，她已经知道，自己将伴随苦难一同来到人间。正是因为她，在若干年后，古黄河滩上才演出了一个轰动四省边界，延续了几十年之久的悲剧！

这是民国八年深秋的一个夜晚。

财主欧阳岚家生下一位小姐。在这同一时辰，有人在一个破旧的车屋里，发现了一具僵冷的女尸。她就是那个前半夜还在游荡的老乞丐。

饿死或者冻死一个乞丐，对柳镇的人说来，已经不足为怪，至多不过引起几声叹息。然后由几个热心人用破席片卷上死者，抬到黄河滩里一埋，也就算尽了地主之谊了。

这一天引起人们注意的，倒是欧阳岚家刚刚降生的那位小姐。细说起来，实在算一桩稀罕事。

二

在柳镇，欧阳岚家算个大户人家，连镇长刘大炮也没有他的地多。欧阳岚父亲早年亡故，靠母亲支撑家门。他是一根独苗，自幼熟读经、史、子、集，曾想离开田园，走科举仕途的道路。不幸宣统皇帝下台，他悲观厌世，从此闭门不出，帮助母亲经管土地。

欧阳岚十六岁成亲，娶了柳镇东面七里王庄王家财主的女儿玉梅为妻。玉梅长得身材修长，面皮白嫩，说话慢声细语，性情十分温柔，加上知书达理，很得欧阳岚欢爱。玉梅又孝顺，婆母也喜欢她。但到了三十岁上，还没有生下一男半女。先是婆母急了。

这老女人本是贫寒出身，长着一副高大的身板，性情泼辣。男人死后，她独自掌管家财。虽然常年觅着大领、二帮，忙时还雇许多短工，但她却一样跟着下地干活，而且对雇工十分挑剔。下人谁想偷懒耍滑，休想瞒过她的眼去。柳镇的人哪个得罪了她，她敢跳到丁字街上，骂你